



海南控股 特约

我们生产的盐是“甜”的

◀上接 C06 版

【B】盐二代 美好年华献给莺歌海



工人们正在生产加碘日晒食用盐。

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对于第一代职工而言，盐场意味着激情、艰苦和坚守。而第二代子弟，盐场带给他们的不仅有童年时期最美好的回忆，上一辈人铸就的莺歌海精神也深深地鼓舞着他们。

莺歌海盐场职工钟烈刚出生于1963年，那个时期，盐场正处于大规模生产阶段。“父母整天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管我们，他们早出晚归，有时晚上还要到广场上讨论学习。”钟烈刚打趣地说，那个时期的盐场第二代子弟，大多是在父母没日没夜的劳作中“稀里糊涂长大的”。

大人们在盐地里忙活，小孩也没有停歇。“放学后，我们就到盐田里打下手。”54岁的盐场职工邢孔泽

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父母们把晒好的盐装进袋子里，用肩膀一担一担地挑到站台，火车会把这里的盐拉往别处，“小孩挑不动一担，就两人一块抬，走走停停，倒也不觉得累。”

让邢孔泽感到艰苦的，是烈日下晒盐这个环节。对于盐工来说，天气越是炎热，阳光越是猛烈，越是晒盐的好时节。“盐场里有两个‘太阳’，天上一个，映在盐田的水里还有一个。”邢孔泽说。

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莺歌海盐场的全员劳动生产率、实物劳动生产率全省最高，1988年盐场产量达到27万吨的历史最高产量。

莺歌海人用汗水换来了雪白的原盐，还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

财富：莺歌海精神。不少莺歌海盐场第二代职工子弟接过父辈的衣钵留在盐场继续奋斗。

在莺歌海盐场的纳潮口一带，涨潮时，海水从这里流入储水湖，也带来不少海沙。盐场职工黄泽彪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推土机清理海沙，以防堵住纳潮口。破旧的“东方红”牌推土机缓缓地驶来，锈迹斑斑的推土铲已裂开几个口。“盐场建立初期时，清理海沙以人工为主，现在靠机器，轻松多了。”黄泽彪已经开了32年的推土机，他说：“只要盐场有需要，我就会坚持下去。”黄泽彪对这片奋斗了几十年的土地，同他的父辈们一样充满了感情。

1986年6月，钟烈刚在盐场工作不久，被派驻到广州的办事处，一呆就是近30年。直到2013年，办事处被撤销，钟烈刚面临着重要抉择。“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就带着家人都回来了。”钟烈刚说，无论脚步走多远，只有故乡的味道才是最美好的。

“小的时候，大人们都说咱们自己生产的盐是‘甜的’。”走进莺歌海的盐堆里，钟烈刚对海南日报记者说。不远处有几间破旧的木屋，午间盐工们在里头小憩，由于常年在烈日下劳作，他们的皮肤变得黝黑发亮。也许，盐对于他们来说是梦想的结晶，是汗水与希望，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



建场初期的业余文工团在工地演出。
刘贡 翻拍

大盐场 小社会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慧玲

锈迹斑斑的铁轨、破旧的医院楼、盐场子弟小学、墙上写满标语的发电厂、古藤绕老树……走入乐东黎族自治县的莺歌海盐场，处处透着浓浓的年代感。但许多人不知道，这里曾经有着一段轰轰烈烈的往事。

“以前莺歌海盐场附近的村民都羡慕我们的生活，职工不仅能领工资，盐场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。在这里，学校、医院、派出所、法院、托儿所、发电厂样样都有，不出盐场就可以解决职工生活中的一切困难。”近日，在莺歌海盐场金鸡岭社区，我们见到了99岁的退休职工吴焯友，说起莺歌海盐场过去的故事，吴焯友像是打开了封尘的记忆。

“1958年6月，盐场成立了职工医院。”吴焯友回忆道，为了缓解医务人员短缺的问题，医院还曾办过一所卫生学校专门培养医疗人才。

据《莺歌海盐场场志》介绍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医院工作人员就有100余人，经省卫生厅批准保持原县一级医院建制，盐场医院新建了房屋，并更新医疗设备，争取把场职工医院办得更好。

医疗卫生得到保障，盐场职工子弟入学的问题也没有落下。“盐场生产慢慢步入正轨后，开始发展教育。1962年在金鸡岭片区创办了第一所小学。后来分别在1970年和1972年新添了两所全日制小学。”年近86岁的盐场职工廖国彪是当年学校的一名教职工，盐场的中学在1974年正式建立起来，解决了全部职工子弟入学的问题。

许多盐场退休职工还记得，建场时期，盐场就成立了6所“红专学校”，设有识字、初小、高小、初中、高中、专业讲座等六种班次，还配备兼职教员，发展职工教育。

廖国彪介绍，建设盐场初期，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，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，鼓舞职工干劲，盐场还相继组织成立了体协、业余文工团、小新华书店、电影队等为职工服务。随着盐场建设的发展，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也逐渐完善，在职工较为集中的地方还兴建了三座露天电影剧场。据当地老百姓说，当年因为盐场的建设发展走在前列，在乐乐，他们最早看到了电影。

55岁的莺歌海盐场职工钟烈刚对露天电影剧场记忆深刻。“我的童年时期，父亲还在露天电影剧场的围墙上写过字。”钟烈刚说，至今让他记忆尤为深刻的，莫过于当年看的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列宁在1918》这两部电影了。

“当时看露天电影几乎成了盐场职工最喜欢的节目之一，尽管看电影还要交费，但也阻挡不了职工们的热情。”钟烈刚说，小孩们会因为看了某一场电影讨论许久，“我们的盐场就像一个小社会，衣食住行都不愁，盐场职工的生活一度让周边的村民羡慕不已。”

再回首，从1958年底生产出第一批盐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的时光。如今，莺歌海盐场的医院、学校等社会职能管理机构也移交到地方。废弃的铁轨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职工楼等在时代的变迁中保持沉默，过去的辉煌已成为一段往事珍藏在盐场职工的心中。■

【C】盐三代 逃离还是坚守？

“我爷爷参与了开发建设盐场，父亲也是盐场的职工，我已经是盐三代了。长辈们常说，盐场一共上交过3亿多元的税呢。”在29岁的莺歌海盐场职工刘王旭的记忆中，关于开发建设盐场那段辛苦与辉煌并存的历史，大多是从老人们的讲述中得知的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莺歌海盐场发展辉煌，领着工资过日子的职工，让无数周边村民羡慕。

《莺歌海盐场场志》介绍：到1991年，全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5984万余元，固定资产净值为4453万余元。此外，30多年来共产原盐468万余吨，上交税利3亿3千多万元，近于国家投资的8倍。

据当地人介绍，得益于当年盐场的蓬勃发展，莺歌海人是乐东最早接触流行文化的一群人，比如他们最早看到了电影，还看到过总政歌舞团的演出等等。“在我出生前，盐场就有露天电影场了。”刘王旭说，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和小伙伴儿们一起去看电影。

然而，受市场变化、部分设备老化、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，现如今莺歌海盐场发展缓慢，步履蹒跚。“不少职工第三代子弟到大城市读书后，就留在外地，盐场里‘黑发’职工相对较少。”邢孔泽说。

对此，在莺歌海盐场包装组工作的30岁职工刘茜感同身受。“许多儿时的玩伴都不在场里工作了，场里的岗位有限并且单一，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留下来。”刘茜说。

盐场职工王英曾经也面临过逃离还是坚守的选择。“我读书出来后，在一家幼儿园工作。”王英说，在外工作8年后，恰好盐场招聘职工。“亲人们都希望我能回到家乡，加上从小在盐场长大，对这里也有着特殊的情感，便选择回到盐场工作。”王英说，近年来，有部分盐场子弟像她一样重新回到这里。

值得期待的是，近年来，这个历史悠久的莺歌海盐场也开始探索转型发展，借助盐业改革的大潮，积极与央企展开合作，莺歌海盐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■



吴焯友
苏晓杰 摄



何明章
徐慧玲 摄



吴坤新
刘贡 摄